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穆
勒
經
濟
學
原
理

郭
大
力
譯

——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穆勒經濟學原理（全一冊）

定價 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著者 穆勒

譯者 郭大力

發行者 陸高誼

出版者 上海大連路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譯序

穆勒曾在他的自傳上說明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他說他是生在思想過渡時期。他的文筆生活的大部分，是當作獨創思想家的祖述者；他自幼年以來，就覺得他在思想界最宜擔任的職務，是建築橋樑，開拓道路，使已有的真理，聯合成爲一個系統。

沒有別的說明，更能抉發穆勒思想的特質了。他曾謙虛的否認他自己有獨創的思想系統。是的，亞當·斯密有經濟學創祖的名聲，馬爾薩斯有人口法則，里嘉圖有地租法則，論地位不在他們以下的穆勒，有甚麼呢？他把當前最上流的經濟思想融化了。他在經濟思想史上能有如此重要的位置，是由於這個原故。他的經濟學原理，數十年來能在英國各大學，成爲最流行的教科書，亦是由於這個原故。

當然，在經濟思想上，他還是亞當·斯密經里嘉圖傳下來的嫡派。他仍維持放任主義的原則，在理論上，保持英國學派的傳統精神。但他已受新時代各種潮流的影響了。亞當·斯密樂觀資本主義社會的將來，馬爾薩斯里嘉圖悲觀社會改造的前途。穆勒是樂觀的，但他樂觀的，是後者，不是前者。

一百年間歐洲經濟思想變遷的迅速，在一個不熟習同時期經濟史的人看來，是異常的。自亞當·斯密至穆勒不過數十年，經濟思想已在一個最重要的方面，改變了。經濟史的變遷，決定經濟思想史的變遷，固不待說；但我們要在此探究穆勒這一個過渡，是怎樣形成的？

穆勒的經濟思想，不可否認的，還以正統學派的思想，爲主要的原素。這所謂正統學派的思想，是由三個來源傳授他的。第一是他的父親。他在自傳中，曾這樣敘述他研究經濟學的經過。

『就在一八一九年，他叫我修完了經濟學的全部課程。他所親愛的親密的朋友里嘉圖，不久以前，才公刊他在經濟學上劃一大時期的著作。這本書，非有我父親的懇請與激勵，也許永遠不會刊行，或永遠不會著作。……里嘉圖的偉著雖已經印刷，但尚未有任何教科書融會其學說，以便初學者。因此父親才用演講式開始教我這一種科學。這種演講，是我們散步時授我的。他每天解說這學問的一部分，翌日我就把筆錄交給他。這種筆錄，他要我再三改編，一直到明白，正確，並相當完全爲止。我就在這情形下，修完這科學的全部。我每天筆錄所集成的綱要，後來就是他的經濟學綱要的底本。此後，我讀里嘉圖，還是每天作報告，並儘力所能及，討論研究時發生的各種枝題。

『貨幣論是經濟學最繁難的部分，他亦照此方法，叫我讀里嘉圖各種有名的小冊書，那是在硬貨問題喧騰之際寫成的。其次是讀亞當·斯密。我父親要我讀此書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把里嘉圖的更高超的見解，應用於亞當·斯密的更膚淺的經濟學見解上，並教我偵察斯密立論中或其結論中的誤謬。』

第二，是舊經濟學家的直接的薰陶。里嘉圖，這位『有柔和的顏色，親切的態度，對青年很有吸引力』的經濟學家，在他研究經濟學以後，是常邀他到家去散步，以討論這種學科。他到法國去旅行的時候，又在有名經濟學者薩伊——以亞當·斯密學說傳入大陸的最主要的一位著作家——家中，逗留一些時候。

第三，是邊沁。邊沁自己雖不是經濟學家，但對於經濟學家穆勒極有影響。穆勒在很年幼的時候，就因爲他

是父親的極密切的朋友，常常去拜訪他。他自己曾說：『我以前的教育，從某種意義說，已經在邊沁主義的道路中……當我讀完立法論終卷時，我這個人就完全不同了。邊沁所思考而在他三卷巨著中所適用的「功利原則」，成了一個拱心石，把我知識上信仰上零碎散亂的構成要素，結合在一起。我對於事物的概念，由此取得了統一。我現今有見解了；有一個信條，一個主義，一個哲學了。』功利主義，是他的思想的基礎之一。就在他漸漸背離邊沁主義以後，功利主義亦還是他思想中最重要的要素。

在這樣幾個大思想家的薰陶下，他很早就有著作家的名譽。一八二五年他還不過十九歲，但已能在著名的雜誌上，發表聳動一時的論文，暢論當時的商業政策通貨政策了。但不可不重視的，是他的勤奮的自修。就在這一年，他糾合了十數同志，進行一種共同的研究。『每一星期我們集會二次，自早晨八時半至十時，十時以後，我們大多數有日常的職業。我們第一個科目是經濟學。我們選定若干系統的論著作我們的教科書；我父親的「經濟學綱要」，是我們選定的第一本。我們用一個人高聲讀其一章，或一較小的部分。然後開始討論，凡有反對意見或其他意見的人，都可起來表示。我們的規則，是每一點無論鉅細，提出之後，均須澈底討論，務求其所得結論，我們各個人都覺滿意然後止。並且，對於每一章或每一次談話所暗示的枝葉的思考問題，亦必解決盡後，方纔停止討論。有時，一個問題我們反覆討論幾個星期。未開會前，我們是用心思考，開會後，我們對於前次朝會提出的新問題，亦竭力求其解決。用這方法讀完我父親的經濟學綱要以後，我們又同樣讀里嘉圖的經濟學原理和白伊勒的價值論。這種綿密的用心的討論，不僅使參加者大有進步，對於抽象經濟學的某些問題，亦由此產生了若干新的見解。我此後發表的國際價值學說，便發端於這種談話。我在利潤利息論中，所提出的里嘉

圖利潤學說的修正學說，亦是發端於此。」

在這時候，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亦深有影響於他。他後此認為極重要的人口限制，就是由這時候的研究，導入他的思想中的。他曾說：「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和邊沁的各種意見，同樣是我們同志間的旗幟和統一點。」總之，穆勒在著作『經濟學上未決諸問題』時，他的思想，尚未超出他父親給他的境界一步。他直接是他父親的學生，間接是邊沁、里嘉圖、馬爾薩斯的學生。

但這個不斷進步的精神中，新的要素是漸漸滋長着。在『經濟學原理』一八四八年公刊的『第一版』，社會主義的難點，是敘述得非常強硬，所以大體說，是帶有反對社會主義的色彩。『一八四九年公刊的第二版』，對於社會主義的討論，更重視了。一八五二年公刊的第三版的序文，便明白說：『論所有權一章幾乎完全改寫了。把社會主義當作人類進步之最後結果，我不希望，我反對最有名的社會主義計劃的言論，會被認為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又說：『勞動階級的未來那一章，更充實了。……這個重要的經驗，說明了工人合作社大擴張並迅速擴張的時機，已經成熟。我曾努力在明白的方法上，指出以合作運動為初步的社會改造的趨勢。』總之，拿他自己的話來說，『我發覺了，所授於我的舊思想構造，已有許多漏洞，我決不讓它就從此瓦解，我心不停工的要把它織補起來。』穆勒雖始終立在他的舊地盤上，但他接受新思想的熱忱，由這種坦然的自白，活躍躍的表現了。

大體說，新思想傳授於他的通路，主要不外下述三者。那就是古律利居派、聖西門派，和他的妻。他說：

『當作一種哲學，我把舊的政治信條放棄了。若有人問我採取甚麼政治哲學體系來代替，我就答說，沒有任何體系。我不過得了一個信念，我覺得，真的體系，必較我前此所知的，更複雜，涉及更多的方面，而其任務亦不

在供給一套模範的制度，而在提供一些根本原理，以演繹適於一定環境的制度。歐洲思想或者說大陸思想的影響，尤其是十九世紀對十八世紀的反動的影響，現在發生到我心中了。這種影響是由許多方面傳來的。第一是古律利居的著作，第二是我所熟識的古律利居的信徒。」

先是，穆勒曾與少數好辯的青年組織一個辯論會。在這個辯論會內，他遇着了古律利居主義者摩里士及斯台林。他們最初是以不同的立場，和穆勒相遇的。他說：

『他們自命爲第二自由黨，甚至自認爲激進黨，但他們的立場和邊沁主義的立場是全然不同的，不僅不同，且正相反對。他們以歐洲反十八世紀哲學的反動學說與思想方法，輸入討論會中。』

他和他們，最初雖以不同的立場相反對，但漸漸的卻發生了親密的友誼，尤其是斯台林。他自己說，『我和他的交誼，超過我和任何其他人的交誼。』

他由這個來源及我們就要講的別一個來源，得了甚麼呢？他自己說他得到了這諸種觀念：

『一、人類精神之可能的進步，有一定的次序，在這種進步上，有一些事情必居在別一些事情之前，政府和社會指導者雖能稍許修正這個次序，但決不能無限的予以修正。二、政治制度的一切問題，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人類進步的不同時期，不僅將有而且應有不同的制度。三、政府常常握在社會最有力分子的掌握中，或移到他們掌握中，不是這種力取決於制度，而是制度取決於這種力。四、任何政治理論或政治哲學，都假設一種人類進步學說爲前提，這種學說便是歷史哲學。』我們就說，這幾點，是穆勒新思想上的主要成素，亦未嘗不可。

然若說古律利居學派對於他是新思想的最初的傳授者，聖西門學派對於他，便是新思想的最有力的傳

授者。他說：

『在他們的宣傳和佈教運動尙繼續時，他們每一種著作我幾乎都讀過了。他們對於自由主義的普通學說之批評，在我看，似乎含有多量的重要的真理。一部分就由他們的著作，我才看見舊經濟學——這種經濟學，認私有財產與遺產制度是不可侵犯的事實，認生產與交換的自由，是社會改良的究極的標語——的價值是極有限的，而且是一時間的。聖西門學徒漸漸的展開了他們的計劃，按照這種計劃，社會的勞動與資本，須爲社會全體的利益而運用，每一個人都必須當作思想家教師藝術家或生產者來負擔勞動的一部分，一切人都按照他們的能力來分類，按照他們的工作來受酬。』

但他最看重的一種影響，是他的妻的影響。他說：

『關於這兩種科學（倫理科學及政治科學）的結論，無論我在何種形式上接受或創造它們……我的賢明的懷疑態度，都有不小的部分，應在理智方面，歸功於她。……與大多數同樣有概括癖的思想家的著作比較，人們常常覺得我的著作，比較更有實行的可能性。這種稱譽，祇有一部分是我應享的。被認爲有這種性質的著作，不是我一個人用心的結果，而是兩個人的心融合的結果。在這兩個人中，有一個人的心，對於遼遠的未來，在預料上是高遠的大膽的，對於當前的事物，在判斷與認識上又是非常切於實際的。』

『在我所著各書中，她參有顯著的成分的，第一本是經濟學原理。經濟學原理「論勞動階級之或然的未來」一章，比其餘各章，皆更有影響於輿論界。這一章便完全是她的貢獻。該書的初稿，是沒有這章的。她指出了這一章的需要，指出了如果沒有這一章，全書必大爲減色。這一章比較概括的部分——關於勞動階級應有狀

況，有兩種相反的理论，這部分，就論述這兩種相反的理论——便完全是解說她的思想，有時簡直是筆述她口述的意思。經濟學中純粹科學的部分，我不是從她學到的。但我這本書有一種情調。我這本書所以能與以前各種堪稱為科學著作的經濟學解說書不同，我這本書所以能調解以前各種解說書所排斥的精神，就賴有這種一般的情調。這情調便主要是受的她的影響。這情調是甚麼，即指明財富生產的法則與財富分配的方法是不同的，前者是真正的自然法則，依存於物的性質，後者須受一定條件的約束，而依存於人的意志。普通經濟學者認二者有同樣的必然性，不知財富生產的法則，依存於我們地上生存的各種不可變的條件，財富分配的方法僅僅是特殊社會制度的必然結果，僅僅是與特殊社會制度同外延的事物……前輩經濟學家要在他們所豫想的條件下，用科學方法研究這些原因的作用。在這方面，經濟學原理無殊於其前輩；但經濟學原理不把這些條件看作是究竟的，這是一個創見。不以自然的必然性為基礎，但以現社會制度的必然性為基礎的各種經濟法則，我祇承認是暫定的，承認它們會隨社會改良的進步而大大變化。是的，這種看法，有一部分應歸功於聖西門學派的思辨。這種思辨在我心中喚起的思想，使我如此觀。但這種看法所以能浸潤全書，使全書有生氣，而成爲一個活的原理，卻是我妻的鼓勵……經濟學原理中豫料未來事物的諸事物，沒有她，也許會全然沒有，即使有，我的暗示亦會更怯弱更有限得多。』

以上的敘述，說明了穆勒經濟思想的來源。用他自己的名辭說，在經濟學的靜力學方面，他幾乎純然是里嘉圖的弟子，但在經濟學的動力學方面，他卻是里嘉圖的叛徒。里嘉圖以他假定的社會為演繹的出發點，忘記了他的假定祇是假定。所以，如果承認他的假定，我們固亦須承認他的結論，但若他的假定消滅，他的結論便亦

須消滅。這是里嘉圖的特點，然亦正是里嘉圖的缺點。使穆勒能避免這個缺點的，從歷史方面說，是時代的進展，從概念方面說，則不能不歸因於他的思想的新要素。這新的要素，最初是受古律利居的影響而萌芽，其次是受聖西門的影響而成長，最後是受他的妻的影響而結實。

曾有人非難里嘉圖經濟學為演繹的，把這個術語用在最壞的意義上，我們亦不能用此來貶低里嘉圖在經濟學上的地位。這種演繹法，乃為經濟學的純粹科學的成立所必要。沒有它，經濟學將不能有確實的法則，一切皆將成為不確定的。經濟學的對象，不像物理科學的對象，是數千年前和現在同樣的。經濟學的對象，拿穆勒的話來說，是以現社會制度的必然性為必然性，必須假定現社會制度不消滅，經濟學的對象纔是可以把握的。世人因為誤解了這個假定的性質，常以非科學的這一類話，非難里嘉圖。就這一方面說，應非難的，是里嘉圖的反對。我們必須有里嘉圖同樣的假定。倘若承認里嘉圖的假定，則亦須在大體上承認里嘉圖的結論。我們應非難里嘉圖的，是他在出發時記起了他的假定，在目的達到時，把自己的假定忘記了。忘記這個假定的結果，里嘉圖遂認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是永劫不移的。

現在，我們已習聞經濟發展的原理與法則了。但在差不多一百年前的英國，提出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不是永久的這一個概念來，至少，就一個純粹的經濟學者說，應當算是一件冒險的事。但穆勒這種冒險，決不是偶然的，幻想的。他已相當了解資本主義的性質。他對於社會及人類的進步所抱的熱情，又促進了他的瞭解。

但穆勒祇因此有了一種新的社會哲學，他始終不是社會主義的理論家。他與聖西門學派交際的結果，祇取得了實證主義的傾向。我們就說，他不曾與聖西門學派的左派攜手，僅與他的右派孔德相呼應，亦未嘗不可。

他雖因此與他所說的『舊派經濟學』分途，但未會形成真正的新派經濟學。

他說：『此書（即經濟學原理）不單純是一本抽象的科學書，且是一本應用書，不把經濟學當作孤立的學問，卻把它當作大全體中的一部分，即當作社會哲學的一部門，這一部門和他們各部門既有極密切的關係，所以其結論，即在其獨有領域內，亦祇附有條件是真的，須受別範圍內的原因的干涉與抵消。』所以他的經濟學原理，定名為『經濟學原理及其於社會哲學之應用』。

不把經濟學當作孤立的學問，他的經濟思想，有這樣兩個特色。第一，他不以富為唯一的目的，即在經濟的特殊範圍內，亦不以富為唯一的目的。他說：『不認人類改良初期狀態為其最後狀態的人，亦很有理由，可以比較漠視普通政客所歡慶的經濟進步，即生產與蓄積之單純的增加。為圖國家獨立有所保障起見，一個國家在這幾件事情上面，不應遠落在鄰國之後。但就其本身說，這諸種事情是不甚關重要的；人口的增加及其他的事情，會使人民大眾，不能收穫其利益的任何部分。』他看重人口增加的妨礙，看重道德品性及教養的進步，甚於看重財富的進步。

他的前輩經濟學家贊美大生產制度，他則贊美自耕農。他的前輩經濟學家認遺產稅將妨礙蓄積，他則贊成限制遺產。他的前輩經濟學家希望財富迅速進步，他則寧可希望財富不增加的靜止狀態。『目的不專為增加財富。要這樣，產業的改良，纔會生出它應當生出的結果，即縮短勞動。以往，一切機械的發明，曾否減輕任何人的日常工作，是有疑問的。這種種發明，使較多數的人口，能够度同樣勞苦同樣不自由的生活，使較多數的製造家能够賺錢。』

第二，他看重分配狀態的改良，但不以社會的革命爲手段。他說：『在現階級中，人類分成兩個世襲階級——僱主階級與僱工階級——的局面，無論如何不能永久維持。』他雖承認私產制度是個人努力和個人忍欲的保障，沒有它，將減少個人努力與忍欲的動機；但他以爲，不勞而獲得他人努力與忍欲的結果的制度，不但不是私產制度的本質，如達到一定的高度，且還會與私產制度本來的目的相衝突。他不反對工資提高，且要以各種方法促進它。他不要維持社會的不平等，而希望有更公平的分配。他雖反對共產主義，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反對社會主義，但他很希望，『現存的資本蓄積，可誠實地，依一種自動的過程，結局變成參加生產事業者全體的共有財產。』

但雖如此，他仍以爲，社會變革的路，少不了這兩個條件。『其一是普遍的教育，其他是社會人數的適當的限制。』他以爲，不具備這兩個條件，被提高了工資，將再減低；被改良了的分配狀況，將再變壞。這兩個條件不具備，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私產主義的結局，會是一樣的。經濟的改良，不定於其本身的改良。沒有道德方面知識方面相應的改良，經濟的改良決不能單獨維持。

這個議論，不僅有過渡的價值；在一種意義上，它還有永久的價值。尙待討論的是，沒有道德方面知識方面相應的改良，經濟的改良固不能單獨維持，但不先有經濟的改良，道德方面知識方面能否有適當的改良而已。

★

★

★

★

★

×

以下略述經濟學原理原著和這個譯本的經過。

據穆勒自己的敘述，經濟學原理是一八四五年秋動筆的，一八四七年暮前已準備付印。他說：『在這二年

餘的光陰中，還有六個月的期間擱下來，爲晨報寫了些論文。』一部這樣大的著作，竟能在一年餘的時期內著作成功，再想到譯者的呆板的翻譯，尙歷時二載有餘，是不能不佩服著者的敏捷了。

原著第一版，是一八四八年初出版的。第一版一千本，不到一年就賣完了，第二版一千本，是一八四九年春出版的；第三版一千二百五十本是一八五二年出版的。他自己亦說：『經濟學原理之迅速的成功，說明了社會正需要並肯虛心讀這樣一本書。』

一八六五年春，穆勒應勞動階級的需要，曾以經濟學原理及其他二種著作，交朗格曼書局發行廉價的民衆版。他曾放棄應有的版稅一半，使已經很廉的書價再減低。民衆版不多時，就銷數在一萬冊以上。

在穆勒一八七三年五月逝世以前，他曾見經濟學原理一八七一年十月的第七版。每一版都會經他自己改正。主要的改正，是對於社會主義，漸漸由反對而趨於贊成。各次版本的改訂文，曾逐一記在亞胥黎教授（W. J. Ashley）編輯的新版中，我這個譯本，就是根據新版翻譯的。但對於原著及編輯者的註解，我僅譯了少數極有關係的。

譯者曾於數年前試譯『論勞動階級之或然的未來』一章。翻譯全書的意思，定在許久以前。但直至前年夏，馬爾薩斯人口論課本付印後，方纔能够動筆。因有他種工作，譯完論所有權二章，就中止了。去年夏，重理舊譯，期續成之，不幸，又遭母喪，中止了數月。去冬，重行着筆，迄今半年餘，始譯成全部。得朱少卿先生之力，譯本得迅速付印。

穆勒的經濟思想，承前啓後，爲經濟思想史上一重要關鍵，這是世人公認的。這部書，對於我國學說將會有

怎樣的貢獻，我不敢預料；但他贊成自耕農制度，贊成資本蓄積靜止狀態的主張，頗與近時我國最流行的經濟學說相吻合，這是值得特別提出的。此書有唐慶增先生選註的英文本，可供參考。拙譯穆勒自傳，亦可參考着來瞭解原書的意義。

郭大力

一九三五年七月

原 序（一八四八年）

這個論著所研究的主题，已有許多有貢獻的著作研究過，所以它的出版，也許覺得須有相當的說明。

或許可以這樣說，這門學問的理論最近已有種種改良，任一本現存的經濟學著作，都未曾把這種種改良包含。而最近數年的討論，又曾提出許多新的思想及思想的新的應用，尤其是關於通貨、國外貿易，及與殖民問題有多少密切關係的重要題目。所以，即單純爲要包入這種種思想，使其與最上流經濟思想家的原理相調和，而在經濟學的範圍內，全部重行考察一遍，亦似乎是有理由的。

但填補前人經濟學著作的缺陷，不是著者心目中唯一的目的，甚至於不是主要的目的。這本書的設計，和亞當·斯密偉著公刊以來英國出版的任一本經濟學著作的設計，都不相同。

有些著作，當作經濟學一般原理的說明，雖與本書相等，甚至於勝過本書，但本書有一最特別的性質，和它們極不相同，即，本書隨時隨地使原理與其應用相關連。把經濟學當作一門抽象的純理的學問，本書所包括的思想範圍及討論範圍，比純理經濟學的範圍，要更廣泛得多。爲實際的目的，經濟學與社會哲學的其他許多部門，原來是不能分開的。除了關係瑣細的事情，即與純粹經濟問題性質最近似的實際問題，也許亦沒有一個可以單由經濟的前提解決。就因爲亞當·斯密永遠把這個真理放在眼裏；因爲，在他的經濟學的應用上，不僅訴於純粹經濟學的考慮，且時時訴於其他的更廣泛的考慮——所以他給了人們一個很有根據的感情，認爲可

以爲實際目的而支配經濟學原理。在經濟學論著中，獨國富論能爲一般讀者所愛讀，並能深深印象於世人及立法家心中，就是爲的這個原故。

一本著作，如其目標及一般概念與亞當·斯密相似，但適應於現代的更推廣的知識及更改良的思想，則在本書著作者看來，亦是現在經濟學上一種必要的貢獻。國富論在許多方面已經過時，就全體說，又是不完全的。真正的經濟學，幾乎是由幼稚期從亞當·斯密那時候成長起來的；這位著名思想家在專門論著中時時記在心裏的社會哲學，雖仍在幼稚的進步階段中，但比他那時候，已經前進了許多步。但尙無人嘗試用他的實際研究方法，結合於此後增加的經濟學的理论知識，亦無人嘗試做他，像他那樣參照當時的哲學（他在這點是極成功的）而在經濟現象與現代最上流社會思想的關係上，陳述社會的經濟現象。

本書著者放在面前的觀念，便是這樣。實現這種觀念之部分的成功，亦會成爲一種充分有用的成績，誘導他情願去冒一切失敗的機會。須附言者，他的目的雖然是實際的，而在這學問性質許可的限度內，雖然是通俗的，但他決不要犧牲嚴密的科學推理，來購買這兩種利益的任一種。他雖願望，他的論著不僅成爲經濟學抽象學說的說明，但他還願望，他的論著亦包含這種說明。

第二版贅言（一八四九年）

這一版的增補修訂，大都是無關重要的；但自這本書著成以來，社會主義論戰的重要性增加了，所以把討論社會主義的那一章擴充，已經是適當的；再想到，本書對若干社會主義者的特殊計劃所提出的反對論調，竟

被誤解爲對社會主義一般的責辭，這種擴充，尤其是適當的。但關於社會主義及其所引起的問題，必須用一專書纔能予以充分的考察。

第三版序（一八五二年七月）

這一版曾經通篇改訂，有幾章在實質上補充了，或完全改編了。其中可以舉出的，是論『廢除小屋農制度的方法』，這一章包含的提議，專對愛爾蘭而發，但愛爾蘭的情形，已由後來的事情大大改變了。第三篇第十八章所立下的國際價值學說，亦曾有增補。

論所有權一章，幾乎完全重新寫過了一遍。這一章對於最有名社會主義者的計劃，曾提出反對的論調，我希望，把社會主義當作人類進步的最後結果，這種論調，不致於被視爲反對社會主義。對於社會主義，這一版認爲重要的唯一的反對，是人類一般尚無準備，特別是勞動階級尚無準備。必須他們有充分智力或德性的制度，他們現在還是極不適宜的。現在的所有權法，不要使勞動的結果公平分配，但在我看，社會改良的偉大目的，就應該是教養人類使個人有最大自由而勞動結果又有公平分配的社會狀態，適合於他們理智的及道德的教養。一旦達到這種狀態，最適於幸福又最能使人性止於至善的狀態，是個人所有制度（這種制度，與現在的財產制度當然相去極遠）抑是社會共有生產工具而實行計劃分配的制度，是必須留給且亦可以安然留給那時候人去解決的問題。現在的人，沒有資格解決它。

法國合作會社自本書出版以來的經驗的結果，曾增加『勞動階級的未來』一章的內容。歐羅巴的被人